

岳麓秦简涉仓诸律所见秦仓制考述

谢 坤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新刊布的岳麓秦简《仓律》、《内史杂律》等秦律中有诸多关于秦仓廩设置、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岳麓秦简所见涉仓诸律,能够看到秦仓在墙垣高度、安全措施、器具设施等具体细节方面有详尽规定。此外,秦仓在稟食发放、粮食借贷、徒隶分配等实际管理中也要遵循固定的程序。岳麓秦简“涉仓诸律”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仓廩的设置与管理至少在秦代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而该体系对汉代及以后仓储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岳麓秦简;仓;秦代;制度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065-08

Analysis on the Storehouse System of Qin Dynasty Based on YueLu Academy's Qin Bamboo Slips

XIE Ku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re were a lot of important records about the granaries settings and management in Qin dynasty from the "Storehouse Laws" and "Neishi Laws" etc. in YueLu Academy's Qin bamboo slips, which was published recently. From the storehouse-related laws in this book, we could found that Qin storehouse has detailed provisions in wall height, safety measures, appliance facilities and other aspects. Moreover, Qin storehouses should also adhere to a fixed program in actual management, such as food distribution, food borrowing and personnel alloca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rehouse-related laws in YueLu Academy's Qin bamboo slips proved that at least in the Qin Dynasty a compar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storehouse in setup and management has formed. And the system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ehouse system in Han Dynasty and later.

Keywords: YueLu Academy's Qin bamboo slips; storehouse; the Qin Dynasty; system

2015年12月,《岳麓书院藏秦简》第四辑刊布了《仓律》、《内史杂律》等一批珍贵的秦律^①,其中有不少记载与秦代仓廩设置及管理有关(下文称“涉仓诸律”)。而关于秦仓制的研究,长期以来囿于史料

【收稿日期】 2016-09-24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史卒史料综合研究”(2015112010201)

【作者简介】 谢坤(1987-),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

①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岳麓藏秦简第四辑的释文皆出自该书,不另注。

不足,相关讨论比较有限^①。睡虎地秦简《仓律》以及里耶秦简出土之后,相关成果才日益丰富^②。岳麓秦简涉仓诸律的发现,为秦仓制的研究提供了更翔实材料,并且这些律文多未见载于典籍,若将其与睡虎地秦律以及里耶文书简合观,更能加深我们对秦仓制的系统认识。下文试从秦仓设施与仓廩管理两个方面予以申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仓廩设施

仓廩,不仅是粮食收取、存储、发放、借贷的重要机构,它更是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命脉所在。我们知道,秦仓包括“仓”、“廩”、“廩”、“困”等不同建筑类型,然而关于秦代仓廩设施的建筑形式、安全措施、器具配置等问题,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岳麓秦简涉仓诸律的发现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一)墙垣设置

墙垣是将仓与普通建筑隔离开的重要防护设施,同时墙垣还兼有防卫安全、保护隐私的功能。因此,秦代对墙垣的修筑及维护非常重视,如睡虎地《仓律》有“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叁”的规定,即专门发放给从事修城垣之类的重体力徒隶更多的稟食。不仅如此,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甚至将“困屋墙垣,沟渠水道”的建造作为考核“良吏”的标准。而岳麓秦简《内史杂律》中也有一些关于秦仓墙垣高度、临近设施的具体规定。如:

(1)●内史杂律曰:当廩廩、仓、库、实官积,垣高毋下丈四尺,它藩(墙)财(裁)为候,晦令人宿候,二人备火,财(裁)为池□水。宫中不可为池者财(裁)为池宫旁。169-170^③

(2)●内史杂律曰:黔首室、侍(寺)舍有与廩、仓、库、实官补属者,绝之,毋下六丈。它垣属焉者,独高其侍(置),不从律者,赀二甲。175-176^④

据上引律文可知,秦代对仓廩的墙垣高度、临近建筑都有详细规定,并要求仓建立起防盗、防火的预警系统。仅就秦仓的墙垣设置而言,《内史杂律》中规定作为实官的“廩”和“仓”,其高度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一般情况下,仓垣高度“毋下丈四尺”(约3.22米),而当“黔首室、寺舍”与之毗邻时,要予以拆除,并预留出“毋下六丈”(约13.8米)的距离,其它墙垣毗邻则只需单独加高“其置廩及仓茅盖者”^⑤。并且秦律规定,如不以此标准建造则要受“赀二甲”的惩罚,可见这一建筑模式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文献所载,先秦时期建筑多采取“墙方六丈”、“垣高丈四尺”的标准,如《礼记·儒行》记云“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圜墙之室,蓬户瓮牖”,郑玄疏曰“一亩,谓径一步,长百步为亩。若折而方之,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也。墙方六丈,故云‘一亩之宫’”。又,《墨子·备城门》云“百步一亭,垣高丈四尺,厚四尺,为闺门两扇,令各可以自闭”。可见,岳麓《内史杂律》对仓垣的规定大体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① 如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曲直生:《中国粮仓制度概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年等。

② 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嵯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宫长为:《秦代的粮仓管理——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蔡万进先生研究秦仓制的多篇文章,后收入氏著《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增订本)》,大象出版社,2009年;王伟雄:《秦仓制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等。

③ 它、池,从陈伟先生释,见《岳麓秦简校商(二)》,简帛网,2016年3月28日。“积”连上读,从高一致先生意见,见于《〈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初读》,简帛网论坛,第38楼“白胡芝”回帖;黄浩波先生有“晦令人宿,侯二人”的断读意见,转引自《〈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初读》,简帛网论坛,第38楼“亦趋”回帖。

④ “库”与“实官”连读,从陈伟先生意见,见《岳麓秦简校商(二)》,简帛网,2016年3月28日。

⑤ 睡虎地《内史杂》律文作“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当廩及仓茅盖者。”对比可知,岳麓简所抄录当存在阙文。

(二)安全设施

粮仓安全是仓廩管理事务的重中之重,典籍中多有粮仓被盗的记载。如《汉书·石奋传》记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全晋文·遗谢安书》亦云“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为防卫仓廩安全,秦代也建立了严密的防潮、防火、防虫害、防盗制度^①。比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告诫官吏“仓库禾粟”要注意“庇藏封印,水火盗贼”。又,睡简“内史杂律”也有一些防护仓廩安全的措施,相关记载作:^②

有实官高其垣墙。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当檐及仓茅盖者。令人勿新(近)舍。非其官人毆(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敬)。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嗇夫、丞任之。内 195-196^③

该记录可与上揭岳麓《内史杂律》169-170、175-176 号简对读,将二者合观可知:睡简所言“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当是仓廩防卫所竭力避免的几种情况;如对仓廩安全监管不力,那么“官吏有重罪”,或即岳麓简中的“貲二甲”;睡简中所记“实官高其垣墙”,但具体高度并未具体说明,此高度当是岳麓简所言的“垣高毋下丈四尺”。

此外,岳麓秦简中还呈现一些秦代仓廩防火、防盗方面的新内容。比如:(1)建立仓要建立负责预警的“候”,晚上“令人宿候”值守,还置两人专门负责“备火”防盗。(2)仓附近要在宫中(或宫旁)“裁为池”储水,用以预防火灾。(3)将“黔首室、侍(寺)舍有与檐、仓、库、实官补属者”隔离,并设“丈四尺”的高墙用以阻挡盗贼;(4)“它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当檐及仓茅盖者”,用以隔绝火源。这些记载丰富了我们对于秦仓廩安全措施的认识。

(三)器具设施

仓储器具是实现粮食收支、发放、借贷等功能所必需的最基础设施,《礼记·月令》云“是月也(仲春之月),日夜分。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贾谊《惜誓》也称“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岳麓秦简《内史杂律》中也有一些有关秦代称量器具的记载,如:

●内史杂律曰:诸官县料各有衡石赢(累)、斗甬(桶),期足,计其官,毋段(假)黔首。不用者,平之如用者。以铁杵(杵)(扁)閤甬(桶)口,皆壹用方概(概),【方】概(概)毋得,用盘及圜概(概)。171-172

该律文规定各县诸官(包括“仓”),必须要配备几种称量器具,这包括“衡石累、斗桶”等常见量器。此外,简文中还提到“铁杵”、“方概”、“盘”、“圜概”等专门用具。这些工具多有特殊用途,如“铁杵”既可以作为舂米工具,还能“扁桶口”,而到称量谷物时则需要用“方概”等工具将最上端的粮食刮平,这些器具都是仓廩中所不可或缺的。

二、仓廩管理

一般而言,仓廩具有粮食储藏与发放两个基本职能。里耶秦简的相关资料进一步说明,秦仓不仅负责发放稟食、饲养牲畜、借贷财物等具体事务,还是管理刑徒的重要机构。上述秦仓的管理职能,

① 可参蔡万进:《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

②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③ 第196号简末的“内”字,是否为“内史杂”的简称,学界曾存在争论。如林清源先生曾对此提出怀疑,可参《睡虎地秦简标题格式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册,2002年,第789、790页。岳麓秦简律的发现证明,这里的“内”当是“内史杂律”之简称无疑。

在岳麓秦简“涉仓诸律”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一) 稟食发放

粮食发放是仓廩的主要职能,这也是徒隶获得粮食的主要途径。睡虎地秦律对稟食程序有详细记载,如:

(1) 出禾,非入者是出之,令度之(度之,度之)当堤(题),令出之。其不备,出者负之;其赢者,入之。杂出禾者勿更。《仓律》23

(2) 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籍之曰:“其廩禾若干石,仓嗇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是县入之,县嗇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而遗仓嗇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飨)人。其出禾,有(又)书其出者,如入禾然。《效律》168-170

据上引律文可知,秦粮仓出稟规定十分细致、严格。如陈振裕先生所言,秦粮食出入需“先将仓中称量,称量的结果与入仓时的题识相符合,才可以出仓。”^①不仅如此,出稟内容及经办人等信息还必须按照“其廩禾若干石,仓嗇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的固定格式记于簿籍。这种固定格式在里耶秦简中也得到准确的反映。如:

(3) 径廩粟米一石二斗少半斗。卅一年十一月丙辰,仓守妃、史感、稟人援出稟大隶妾始。I

令史扁视平。感手。II 8-766

(4) 粟米二斗。廿七年十二月丁酉,仓武、佐辰、稟人陵出以稟小隶臣益。I

令史戎夫监。II 8-1551^②

关于里耶秦简的稟食标准及其出稟类型,学者已有诸多讨论^③。但总体而言,里耶简所载徒隶的稟食数量与睡虎地《仓律》中的标准基本吻合。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稟食记录中常有“令史”或“仓佐”等人负责“视监(视平)”的相关记载,但是在何种情况下由“令史(仓佐)”监察以及如何进行监察的细节,睡虎地《仓律》则未能详述^④。幸运的是,岳麓秦简所见《仓律》恰能补其阙失,相关律文作:

● 仓律曰:县官县料出入必平,稟禾美恶相杂[Ⓛ],大输令丞视,令史、官嗇夫视平[Ⓛ],稍稟,令令史视平[Ⓛ],不从令,赀一甲。163-164

整理者指出,“县料”即“称量”,“必平”即称量出入按照统一标准^⑤。那么,“稟禾美恶相杂”,当指所出稟粮食的质量,它应是优等与劣质的掺和物。“大输”与“稍稟”相对,当分别指粮食出稟数量的多寡。“大输”指数量较多的情况,这需要“县丞”亲自操办,“令史”、“官嗇夫”一并视平;而数量较小的“稍稟”,则仅需“令史”一人“视平”即可。然而,“大输”与“稍稟”又如何区分呢?目前而言,里耶秦简中绝大多数的稟食文书都是由“令史”视平,且其出粮数量一般不过数石而已,因此颇疑此类出稟当属于岳麓

① 陈振裕:《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② 该简所稟食数量共计为粟米二斗,若按《仓律》所载“小隶臣,月禾一石半石”的量来计算,该简当为四日的稟食总量。据此可以计算出小隶臣的日稟食量大概是“粟米日五升”。

③ 可参看黄浩波:《里耶秦简(壹)所记稟食记录》,《简帛》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7-139页;吴方浪:《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稟食标准考论》,《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平晓婧:《里耶秦简所见秦的出粮方式》,《鲁东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等。

④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第151号简云:“空仓中有荐= (荐,荐)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赀一甲,令史监者一盾。”该记录说明,秦代粮食出入过程,亦需要“令史”参与,并由其负责监视。

⑤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秦简《仓律》所言的“稍稟”之列。那么,究竟“大输”的标准又是多少呢?如果仅据当前的数据来看,似仍不足以作出确切判断,我们也希望随着材料的日益丰富,能对“大输”有更深入的认识。

还值得一提的是,岳麓秦简中除了《仓律》之外,《司空律》也有一些关于徒隶衣食发放情况的记载。如:

司空律曰:有臯以贖及有責(債)于县官,……【凡】不能自衣者,县官衣之,令居其在如律然。其日未备而被入钱者,许之。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令居之。……黔首为隶臣、城旦、城旦司寇、鬼薪(薪)妻而内作者,皆勿稟食。……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贖贖責(債)毆(系)城旦舂者勿責衣食。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人奴婢毆(系)城旦舂,貧衣食县官,日未[备]而死者,由其衣食。毆(系)城旦舂食县官当責者,石卅钱。秦匠有贖贖責(債)弗能入,辄移官司空,除都瘠 257-270

根据律文,刑徒衣食的发放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的徒隶由县官提供衣食;黔首为徒隶而“内作者”则不得稟食;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贖贖等身份的刑徒如“系为城旦舂”,也不得“责衣食”。上述发放规则之繁复,亦可见秦代对刑徒衣食管理的严格。而根据里耶秦简所见的“司空稟食”记载来看,“司空”不仅能够掌管刑徒,它同时还向掌管的刑徒发放粮食,这说明秦代的“司空”很可能有专门的粮仓^①。若此推论不误,那么岳麓秦简《司空律》中所发放的粮食很可能来源于“司空”掌管的仓。

(二)粮食借贷

除了负责日常“稟食”事务外,秦代仓廩还负责向徒隶借贷“粮食、衣物”等生活物资,比如《里耶秦简》中出现大量“仓借贷文书”,甚至 8-481 号简“仓曹计录”文书中还专门出现了统计借贷物资的“贷计”,可见秦代向徒隶借贷衣食等物资当是一种普遍现象。

有意思的是,里耶简中还有一项由“洞庭郡尉”发给“迁陵仓守”的文书,文书中要求仓向“公卒徐”借贷粮食。其内容作: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癸卯,尉守窃敢之:洞庭尉遣巫居贷公卒 I

安成徐署迁陵。今徐以壬寅事,谒令仓貸食,移尉以展约日。敢言之。 II

七月癸卯,迁陵守丞臈之告仓主,以律令从事。/逐手。即徐□入□。 III 8-1563

癸卯,胸忍宜利铸以来。/敞半。铸手。 8-1563 背

该文书中提到“公卒徐”的身份是“居贷”。《里耶秦简牍校释》怀疑“居贷”与居贖贖类似,当可信从。居贖贖,作为“居贖”、“居贖”、“居贖”三者合称,其基本性质与内容乃是以人身劳役作为对国家的抵负代偿手段^②。我们怀疑,里耶简中的“居贷”可能就是“居贖”的别称。“居贖”,非严格意义上的刑名,而是指一种经济上的借贷关系。“居贷”与“居贖”的内涵相近。根据里耶秦简来看,“居贷”之称也是与官府的粮食借贷有关,其实质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借贷关系。综合来看,里耶 8-1563 号简可视为一封与“粮食借贷”相关的文书。而该文书的出现,也说明在秦代经由官府办理的粮食借贷应当较为常见。尽管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告诫官员要“毋多贖贖”(简 32)^③,但是秦简材料中仍能见到不少借贷记录。例如,岳麓秦简《司空律》、《田律》还有如下记载:

① 里耶秦简中的“司空稟食”多出自“径瘠”,它或许就是秦迁陵县司空发放稟食的专属“仓”,其所稟食对象主要是司空掌管的城旦舂。

② 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53页。

③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1)司空律曰:有臯以贗赎及有责(债)于县官,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人及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食县官者日居六钱,居官府食县官者男子参(叁),女子驷(四);当居弗居者贗官嗇夫、吏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257-261

(2)●田律曰:毋令租者自收入租,人租貧者不给,令它官吏助之。不如令,官嗇夫、吏贗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及人租貧不给,不令它官吏助之,贗各一甲。173-174

(3)黔首及司寇、隐官、干官人居贗赎责(债)或病及雨不作,不能自食者,贷食,以平贾(价)贾,令,食(?)居作(?)为它县吏及冗募羣戍卒有贗赎责(债)为吏县及署所者,以令及责(债)券日问其入,能入者,令日入之若移居县入,弗能入者,以令及责(债)券日居之,如律。259-261

(4)当臯积五岁以上者以贷,黔首欲貧者,到收当臯时而责(债)之,黔首莫欲貧,貧而弗能索(索)者,以黔首入租貧当【臯】□□□□□卖,毋(无)衡石斗甬(桶)以县米,令里□□□□□石(?)斗甬(桶) L,里量(?)以□□□□□为□□□□县、官衡石斗甬(桶)□□□□□及当(?)□□斗甬(桶)焉,毋夺黔首时,内史布当用者。386-389

(5)秦上皇时内史言:西工室司寇、隐官、践更多貧不能自给(粮)。议:令县遣司寇入禾,其县毋(无)禾当貧者,告作所归偿及贷。西王室伐干沮、南郑山,令沮、南郑听西王室致。其入禾者及吏移西工室。●二年曰:复用。●内史言,釐卒从破赵军 L,长鞮粟徒壹夫身貧毋(无)粮,貧县官者,死军,为长……329-332

上揭诸例中,例(1)当是在有罪或有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居债”来偿付的具体情况;例(2)为田官租贷及收贷的具体要求;例(3)、例(4)是关于官府对黔首、刑徒的贷食条件,以及借贷价格、归还途径等内容的记载;例(5)是关于秦始皇时贷粮给刑徒的记载。在这些借贷记录中,多是刑徒在粮食不能自给的情况下而向仓、田官、司空等机构借贷,而为了偿还借贷,徒隶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于是他们成为一类专门的“居债(居贷)”者。

(三)徒隶分配

如前所述,里耶秦简的大量记录证明了“秦仓不仅负责粮食收支,同时它还是分配刑徒劳作的重要机构”。然而,典籍对秦仓管理刑徒的具体细节仍不甚明晰,岳麓秦简涉仓诸律中则有不少内容可以补此缺憾。比如岳麓《仓律》有分配“吏仆”、“官守府”徒隶的相关规定:

●仓律曰:毋以隶妾为吏仆、养、官【守】府 L,隶臣少,不足以给仆、养,以居贗责(债)给之;及且令以隶妾为吏仆、养、官守府,有隶臣,辄伐<代>之 L,仓厨守府如故。165-166

在此律文中,明确规定不得以“隶妾”充作“吏仆养”以及“事官府”。但是,当“隶臣少”不足以供应时,才能用“居贗债”来替换,而一旦“有隶臣”,则需要用隶臣“辄代之”。我们知道,里耶秦简“仓徒簿文书”是关于仓分配徒隶从事具体劳作的记录^①,此类文书中多见“仓”派遣隶臣妾从事“上事守府”或“为吏养(徒养)”等劳役的记载。比如 10-1170 号简云“廿四年十二月,仓徒簿(簿)𠄎 A I:男卅人廷守府 BVI,其男四百廿人吏养 A VI”^②,第 8-736 号简云“卅一年四月癸未朔甲午,【仓是】□□ I,其四人吏养:唯、冰、州、□□ III”等等。在此例证中,“吏仆养、上事官府”的职务多是由“隶臣”来担任,这与岳麓秦简《仓律》的规定相符合。

岳麓秦律中还有一项关于“载粟”劳役的规定,如:

① 张春龙:《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出土文献研究》第 12 辑,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29 页。

② 里耶秦简博物馆等主编:《里耶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 年,第 130 页。

●繇(徭)律曰:发繇(徭),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复子,也先请属所执灋,郡各请其守,皆言所为及用积徒数,勿敢擅兴,及毋敢擅傳(使)教童、私属、奴及不从车牛,凡免老及教童未傳者,县勿敢傳(使),节载粟乃发教童年十五岁以上,史子未傳先觉(学)觉(学)室,令与粟事,教童当行粟而寡子独与老父老母居,老知免老,若独与(癯)病母居者,皆勿行。
156-159

“载粟”即“运载粟米”,它是仓廩粮食转运的重要内容,如《管子·轻重》记云:“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余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秦代对“载粟”之事亦非常重视,并派遣专人从事相关劳作,如里耶秦简中便有“载粟”劳役(如 8-16、8-1525 号简)^①。而岳麓秦简亦规定服役者“勿敢擅兴”,具体到“载粟”劳役,则发“教童年十五岁以上”者;官吏之子未傳籍但由于他们已“先学学室”,也可以参与载粟之事。律文同时规定,如果家里有老父老母且教童为独子的情况下,则不必行此劳役。此条律文也显示秦代对“年老独子者”采取了一定的优待措施。

(四)惩戒规定

秦法历来以严酷、繁复著称,对于秦仓廩的管理同样详细、严格。如卢鹰先生指出“秦代从粮食的入仓,贮藏保管与使用分配的每一道程序都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法令,依法管仓,违犯必究,以此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不受到丝毫损害。同时在法令严明的基础上使国家仓政各级管理人员责任分明,互相监督,轻易不敢玩忽职守和因私废公。”岳麓秦律的内容也大体如此,比如《贼律》对制作券书时出现错误时,应受到何种惩罚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

●贼律曰:为券书,少多其实,人户、马、牛以上,羊、犬、彘二以上及诸误而可直(值)者过六百六十钱,皆为大误;误羊、犬、彘及直(值)不赢六百六十以下及为书而误、脱为小误。小误,赀一盾;大误,赀一甲。误,毋所害□□□□毆(也),减臯一等。225-227^②

律文规定制作“券书”时如出现失误,要受到相应惩罚,且具体惩罚要根据所记物资种类、价格的不同分为“大误”、“小误”、“误,毋所害”等不同等级。典籍所载,统计出现错误之事多见,如居延汉简第 317.11A 号简云“宗前受芟五十二积,今白五十三积,多一积”,可为佐证^③。我们知道,仓作为储粮与发放粮食的主要机构,在稟食、借贷等具体事务中均需要制作券书以留证,因此《贼律》的相关规定对“仓吏”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另外,岳麓《杂律》第 242 号简云“嗇夫擅桎杻(桎)吏,若夺衣寇(冠)、剑、履以辱之,皆赀二甲”,也即规定所有机构的主事嗇夫不得对属吏动用私刑或进行侮辱,否则要受到“赀二甲”的惩罚。该条律文对于秦“仓嗇夫”也同样适用。

此外,岳麓简《田律》中有关于“租贷归还”的记录,其内容作:

●田律曰:租禾稼、顷刍藁,尽一岁不薶(毕)入及诸賁它县官者,书到其县官,盈卅日弗入及有逋不入者,赀其人及官嗇夫、吏主者各一甲^④,丞、令、令史各一盾。逋其入而死、亡有臯毋(无)后不可得者,有(又)令官嗇夫、吏代偿。106-108

这里的“诸賁它县官者”当指向其它县的管理机构借贷,律文规定归还所贷物资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果超过期限 30 天仍没有归还,则借贷人以及官嗇夫、属吏、丞、令等人均要受罚;如果借贷人去世或逃亡,那么官嗇夫、属吏要代其负偿。据此律文,可以管窥秦律对诸官(包括仓)借贷的大致程序及其对借贷人的具体要求,这些也说明了秦对借贷管理的严格控制。

① 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5 页。

② 该简中“人户、马、牛”似可断读为“人、户、马、牛”,四者在简文中分别指“人数、户数、马数、牛数”四项统计数据。

③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513 页。

三、余 论

岳麓秦简的“涉仓诸律”是管窥秦代仓廩制度的一个窗口,藉此我们能够看到秦仓无论是其建筑形制、器具配置,还是其在事务管理的诸多方面,已形成了一套完备而又行之有效的运作体系,并且秦代仓制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蔡万进先生所言,秦代仓廩的设置到西汉时更为系统、更为完备,后代各朝在仓的设置上,基本都延续了秦汉创制的这一体制^①。

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建筑形制、仓廩职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仓廩职能、管理程序、制度规范等内容的继承。比如,岳麓《内史杂律》169、170号简中规定仓廩附近要“财(裁)为池”、“宫中不可为池者裁为池宫旁”用以防火。《居延汉简》EPT40:75A号简云“道居延遮虏仓其下有河”^②,朱奎泽先指出这种靠近河流的做法便于给水,有利于防火,这当是出于尽可能利用自然地利以提高仓储安全系数的考虑”^③。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西汉京师仓遗址中,也在粮仓周围发现有水井2眼、水沟1条和水池1个,这些应当是防止火灾的具体设施^④。时至唐代,《天圣令·仓库令》中也有“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一类关于防潮、防火的规定^⑤。张弓先生通过秦律与唐仓令的对比,认为先秦时期的县廷仓廩,当是唐代正仓的前身^⑥,这一判断也大概反映了后世仓制对秦代的继承和延续。

诚然,岳麓秦简涉仓诸律只是浩浩秦律之一隅,而我们据此所窥探的也应只是秦仓廩制度的一斑。但是仅从岳麓秦简的零散记载便能看出,秦国对仓廩的设置与管理可谓规范严密而又颇具科学性,这种规范且完备的仓廩系统,最终成为秦国迅速崛起并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陈松长.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 [2] 陈振裕.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J]. 农业考古,1985,(1).
- [3] 蔡万进.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J]. 中州学刊,1996,(2).
- [4] 朱奎泽. 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J]. 中国农史,2006,(2).

① 蔡万进:《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粮仓的建筑与设置》,《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

② 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③ 朱奎泽:《汉代河西屯戍系统的仓》,《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杜葆仁等执笔):《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⑤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277页。

⑥ 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